

18 《恶心》

2014年年底，我家搬到了一处高端社区，住别墅，三层。因为高端，所以要远离尘世喧嚣，附近没有地铁站，最近的一部2号线，做到市中心要快十站。

我一开始很得意，后来很不习惯。我以前住在市中心，住着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便利，搬离了才觉得像鱼脱离了水，便利就是这样的东西。

我妈妈于是推出一辆很旧的自行车给我骑，脱了漆的那种老式自行车，我爷爷以前骑着它去买菜。他曾来上海照顾我一阵，不过一阵便出名了，因为他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出现在小区楼下锻炼身体，风雨无阻。我在小区住了十几年，没认识什么人，我爷爷来了不过几个月，我下楼时便有人向我问起他去哪儿了，他回老家了，我这么回答。他把这部自行车留下来了。

我骑着自行车到地铁站，把它停在地铁门口，没上锁，我下午回来时，它已经被偷了。

那时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，夕阳很亮，我逆着光找自行车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。我看着地铁门口的警卫，问他有没有瞧见有人偷车，他斜眼看着我，“车锁了吗”，我说没锁，他拿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瞪我，又好像在憋笑，我于是不说话了，我闻到他身上嘈杂的香烟味。

我那天自己走回家去，走了很久。以前的我并没有偷车这个概念，我生活在一个钟罩里，我一直觉得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盗窃和犯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是这次以后，我很深刻的记住了要锁车。

后来我自己用压岁钱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，进口牌子，我没忘记买车锁。我再次把新车停在地铁口时，心情像在参加一场豪赌，我怀着赌徒神圣的心情锁住了车，惴惴不安的度过了一天，回到地铁站时，我看到自行车完好无损的停在那里。

那一刻我很高兴，我的某种信念在完全摧毁后，又被一小部分的重塑起来，直到一个雨天。

那天我有什么事，从地铁站出来已是晚上八九点，天完全黑了下来，一辆，两辆，我在黑夜中很慢很慢的走着，三辆，我的背脊满满僵硬起来，四辆，五辆，我停住不动了，我已经忘记了是幻想还是现实，我看到一辆大车行驶而过，背后绑着我的黑色自行车，车锁在黑夜中反着光。

我从此再也没有骑过自行车。

后来我上了高中，共享单车席卷了上海，铺天盖地都是黄色的身影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拿手机扫二维码时，以为他在偷车。直到ofo破产，我并没有骑过小黄车，后来小黄车不见了，蓝色取代了黄色，行驶上了一条更平稳的道路。

我于是第一次骑哈啰共享单车。那时我已经搬回市中心的公寓，小区出门就是地铁，我的出行不再需要自行车，但当我不再需要它时，我又想起它。于是我下载软件，有一种近乎笨拙的节奏扫了二维码，我开着蓝色的单车行驶在陆家嘴错综复杂的道路上，微风吹过，我很是感到一阵释然。

我已经与自行车和解了，我这么想，直到我被交警拦下来。

“你违章了，身份证号报一下。”

我才看到在我前面被拦下来的四五个人，排着队，一脸晦气的样子，我问交警我违了什么章，他说不能在这骑，我看着没有自行车车道的马路，问他那我应该在哪儿骑。“反正不能在这儿骑，交通法规定的。”

我不记得我读过什么交通法。

我心里涌起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，好像我又活在那层钟罩里，好像我在五年前不知道自行车要锁车那样，我的背脊僵硬了起来，沁出了一层层的冷汗。我看着交警的脸，鼻端又闻到嘈杂的烟草味。

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报着身份证号，交了100块钱的罚款。排在我前面的男子骂骂咧咧，说他一天就赚100，这下全没了，也没人跟他说要怎么骑车，操他娘的交警。我没有说话，天气很热，我急着赴约，我和交警的争辩没有下文，因为我知道没有结果。

我在一个星期后第二次被交警拦住，在另一条路上，我第一反应是低头道歉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然后我再抬头问他，我违了什么章。交警很满意的样子，说我不能在这骑。

我说好的，我记住了，不能在这骑。

我问他要罚多少钱，他笑的很开心，说看我态度好，只要30，身份证号报一下。

我不再想理解了，一瞬间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个想法，我不再想理解了，为什么自行车要上车锁，为什么上了车锁车仍然会被偷，为什么不普及交通规则而只是一味的罚走普通民众一天的工资，为什么罚款的金额只根据交警的心情来定。

我排在长长的罚款队列后。

下一个瞬间，我骑着自行车，飞快的逃走了。